

CU 250.79
38

萬年縣志

同治十年重修

萬年縣志

本衙藏板

叙

世稱縣志善本首推武
功朝邑諸志武功康書
削地志繁澗之習書止
七篇義例分明綱目具

叙

該朝邑韓書止二十餘
頁上下數千年包括巨
細若有餘閒名局促束
縛之迹此足見文簡事
覈志書之體要備此即



志書之能事盡此萬年
縣建於前明邑居鄱餘
樂貴四邑之徼道光初南
海張宗裕纂輯以後迄
今四十餘年政由俗遷治

殿

二

隨時變凡風土人情升
降移易月異而歲不
同同治四年己丑臘月珂
來治斯土公餘与邑人士
採績遺聞每思補訂

釐正有志未逮八年己
巳春調署鄱陽九年
庚午五月重履萬年任
奉大憲議修通志檄
各屬增修以資採定

敘

三

六月稟報設局按萬邑
鄰境前淪兵燹徵文攷
獻任斯事者較難於
昔延邑紳士劉馥桂
等博訪廣詢分纂彙輯

各董其事閱十月書
成不漏不誣不鑿不濫
以異繁簡得中具有
史法敢謂占堯功朝邑
諸志揆美浚先哉抑余

敝

四

更有說焉夫文物之流
傳風俗之樸雕與夾
官司政事之得失時雖
久而不遺事雖細而必
錄非徒以網羅放失也

閱是編者誠能省里閭
之疾苦攷運會之盛衰
將因革損益擇善而
從其即繫於此志也夫
時

敘

五

同治十年八月知萬年縣
事錢塘項珂謹序



明正德庚辰縣志舊序

舒 清德興

萬年爲饒新造邑居鄱餘樂貴四邑之微地僻而土剛山深而嶺峻民生其間多負氣尙俠且去各縣治稍遠鞭長不及馬腹正德初歲饑遂烏合弄兵四出焚戮勢張甚上聞遣總制陳公金出師勦之踰年始平爰與方伯任公漢等議必置邑束以官法庶無後虞疏奏乃割四邑附近地合爲一邑而開治所於萬年峯之陽總制俞公諫相厥攸宜叅政吳公廷舉任營度之功邑治旣成而巡撫孫公燧至變通宜民適副憲許公庭光奉勅守茲土謂不城以衛之終非遠

萬年縣志

卷首

舊序

圖卽躬版築之勞功旣完人心始有定向而政教旁達矣邑嘗有志作於鄱陽鄉進士劉君錄校正於郡守林公城旣精且確顧其時更始未久庶事草創卒難搜羅事多闕以待後者邑令白侯繡由吾邑著能聲調是邑因閱前志嘆曰今地頗安文獻畢集失今不葺後將不爲廢典乎謀於同寅縣丞高君惟廣主簿吳君元著典史湯君宏暨儒學教諭王君鑾訓導周君爵等禮致樂邑司鐸葉君裁葺編摩而王復校正焉於是邑之山川疆域田賦民風戶口丁役學校人才與夫前言往行陳迹舊聞俱詳紀無復遺憾矣

白侯將鑿梓以傳屬予序惟志之作所以貽範示勸
爲民牧者一啟帙而挈千里於一日運四境於一心
所覽者約而所澤者博矣志之有益於治也不亦大
哉庸書以復白侯而爲來者告

明正德庚辰縣志舊序

樂平葉如欒 淮南
教論人

凡邑有專志惟茲邑自羣邑衰析必合羣志彙成之
前志輯於鄱陽鄉進士劉君世臣校正於郡守清源
林公旣詳且善矣無何版因藩寇散失邑令桂林是
齋白侯深懼泯滅爲邑治羞爰卽舊本屬予脩而續
之竊謂編年紀事惟土著者乃知之詳而言之切予

萬年縣志

卷首

舊序

二

異邦人郢書燕說矛盾牴牾安敢漫操觚管然賴有
舊刻在叅以各邑志乘補綴釐正且經白侯之指授
王學博之校讐乃敢登載蓋其慎也昔朱考亭出守
南康首詢國志君子謂其知所先侯其考亭之徒乎
凡政知所先則事無不治予故樂應其聘與泓穎諸
君子考訂共成之而序其續脩之意於簡末

康熙癸丑縣志舊序

郡守王澤洪 曲安
人

萬年疆域原割鄱餘樂貴四邑之地以成社稷人民
未嘗闕一也作志者編年載筆必推事所由始故先
之以邑名志以誌地花封繡壤犬牙相錯而邊腹各

殊不容紊亂故次之以輿地地奠矣必有所居故次之以建置居不可以無教則學校其大端矣秀者遊於庠樸者可不力於野乎食爲民天故田賦綴於學校民篤樹藝之功歲時伏臘索饗報本則秩祀起焉享祀不忒而楚茨南山上下相與酬答致此休風者不在野人而在君子故秩祀繼以秩官官以興賢人文代起振興必賴乎師相事功宦蹟有若蔡文莊其人乎斯迄今爲烈也經傳富於石渠藻翰映乎奎壁後人嗣起可以學爲文矣故以人物藝文終焉標是數者爲紀綱雖以志職方之圖天府之版可也而況區區彈丸之地乎茲集雖簡而民社俱無漏義以之應

萬年縣志

卷首

舊序

三

上命而資採擇有餘裕者王令續編之勤豈可泯也哉

康熙癸丑舊志序

邑令

王萬鑑

武林人

攷古鏡今在國有史在省郡州邑則有志志與史異名而同實也然史有褒貶以彰勸懲志則有褒而無貶卽勸以寓懲且志之作與脩例出於守土之吏與土著之紳士莫不欲侈其山川風俗人物菁華誇前盛而表近徽未免有文勝質之弊若今日之脩舉起於賢宰輔之獻納

聖天子之俞允將欲一道同風察往知來不下堂而周四海規一時以範萬世纖悉敢有訛妄哉萬鑑一捧是檄動色相戒茲邑雖割地新造而土地人民政事與名邦差等稽之前志而理學則有饒雙峰柴強恕曹无妄事功則有李伯玉王剛中諸公其餘一善可紀一節可風竒男烈女代不乏人昔分紀於四邑今併入於萬年矣查舊志脩於明正德十五年距今一百五十餘歲萬歷乙卯邑紳蔡毅中成績志因兵燹無存年湮事遠文獻莫考脩較他邑爲難爰請篤學好古之紳士相與徵文考獻博採野乘蒐遺闡隱芟繁

萬年縣志

卷首

舊序

四

去僞輯成新志凡十卷其欵目悉遵成格大都崇名教以致和雍陳土俗以備觀覽因名而責實使在下有所持循而安居樂業可詠君子萬年在上有所獎勵而保世無疆更可歌

天子萬年云

康熙癸丑舊志跋

原任秦江九達邑人安知縣

古人作志不啻爲邑中輯一大帳簿耳記有形爲無形之算記既往爲將來之算何言之凡山川形勝封疆經畫與夫人物風俗皆有形而既往者也而是數者必何如綱紀規撫之此則無形而將來者也卽有

以推無因往而知來風厲一世之機豈不在茲乎第
名巨之邦文物璀璨若琛貝金璧爲居奇者所爭採
若吾邑風景民物等之布帛菽粟質實而無華然老
子曰不見可欲使民不爲盜不貴難得之貨使心不
亂則菽粟布帛不猶愈於琛貝金璧乎古云風俗以
道德爲重邑中如饒雙峰李伯玉柴中行曹无妄柴
強恕諸公爲名賢冠冕各邑俱推崇之則功名之與
道德重輕猶有分况富貴赫奕之區多務色貨侈奇
袤其爲風俗之害尤甚吾邑士安經誦農勤耕鑿無
伎巧之營鮮什一之逐樸拙近古前秀民激於苛政

猖披姚源自建縣後藉良牧之安輯民漸殷而知禮
節鼎草初厄於鋒燹丁稅復多逃逋自王邑侯受事
六載於茲不務赫赫之名力清糧賦剔虛詭用是逃
民歸而荒蕪關輸將歲皆足額烝黎乂安化行俗美
矣脩志之役因文獻無徵廢墜日以強以屬達達自
慚難副然惟舊志是遵慎加採擇慄邑侯毋濫毋僞
之誠有務虛名而希纂入者必堅拒之或不免其滄
泚第人事出入與夫貴賤所徵登記得清一任將來
盤算淺言之猶帳簿文言之卽信史可俟採風之取
裁焉

康熙癸亥舊志序

郡守黃家選三韓人

饒之舊屬六明正德間析鄱餘樂及信之貴溪四邑之境而爲邑曰萬年環山疊嶂中昔之蜂屯蟻聚不可梳爬者自爲縣治而熙壤成俗其田沃衍其民安恬視他邑反若過之嗚乎地豈不以人治哉縣旣新創凡版籍紀載悉散著於二郡四邑之中非賢有司與賢士大夫之摺據蒼萃則一邑之事不覈不完後之人將何所鏡焉以消息政治故脩舉志乘視他邑更急且難也雖然無所爲襲則版籍之蠹蝕紀載之紕繆其叢弊猶未甚而山川風景不啻造物者始爲

萬年縣志

卷首

舊序

六

開闢以獻奇呈瑞於茲日人材物產蓄而未洩則其發也必日新月異然則稽古之吏載筆之儒考覈編次緝爲完書亦若博望鑿空別成撰著然自寅卯以來江右郡邑大抵殘破雖萬年介在荒僻亦復不免今湯火甫離山川如故而人物材產有不如昔日者矣令是邑者欲拊循而噢咻之以漸復其舊固自不易而乃能爲邑興廢墜計長久不特以自鏡得失而且以貽後之人則其令之賢爲何如也地以人治詎不信哉余不敏愧無以倡率僚屬而獲賢令以佐余之不逮因得志各簡端垂諸奕禩是亦余之幸也夫

後之閱是書者當亦知創造之維艱採擇之不易而
嗣葺之無滋蠹蝕紕繆之弊則善矣令姓張名勸知
山西澤州人其爲邑多善政云

康熙癸亥舊志序

邑令張勸知人澤州

粵考舊志輿圖知茲邑有姚源洞爲正德年間穴寇
處越數年而烽靖因請割鄱餘樂貴之地建治於萬
年峰下以萬年名余壬戌夏奉符來此舟抵石鎮有
北河巡司寨在焉山行四十里漸見村煙遠近縈繞
谿澗粼粼草木蔥鬱而奎光萬斛諸峰映帶左右其
地交廣撫衝險扼要設之城社遂爲望縣癸丑歲奉

萬年縣志

卷首

舊序

七

詔博採天下郡縣志書時饒郡尊曲安王公萬令武林王
君曾爲脩輯梓版嗣經寅卯寇燬余下車購得殘編
旋奉 憲諭重纂爰請通邑紳儒諮訪確議考古鏡
今萬邑雖隘而地靈人傑前此之簪纓禮樂如饒雙
峰李伯玉諸先生繼此而膠庠黌壁鵲起鵬飛郁郁
乎文盛矣其間德行可風薦列賓筵閭範足揚用獎
樞戶茅簷竹屋共敦儉樸之風水確雲犁遍熟磽荒
之產元兇殞滅風鶴無驚

聖教宣揚經歌載道予乘簿書之暇勉力綢繆整葺倉廩
脩築城郭補構衙署平治輿梁從此地方得以安堵

矣於是特開志局網羅故實以信見聞刻日鳩工用
光黎棗三閱月而告成第余學殖荒落亦令萬年而
紀萬年已耳敢謂舍英咀華出經入史與古人並著
作之名哉

康熙癸亥舊志跋

歲貢 王飛熊 邑人

郡邑之志備著前徽所以廸示方來廣勵風教也萬
邑建自前明其地東隣弋貴西接餘干雲錦屏其南
鄱江洎水環其北凡形勢土田物產藝林閩範昔之
所有者昔人已取而識之然百餘年來舊簡已殘新
編未集康熙癸丑邑侯王公與紳士江九遠胡世琦

萬年縣志

卷首

舊序

八

等重修鐫版明年閩寇作崇延及信饒地方之典籍
散失殆盡其後馬公涖任無暇及此柯公治萬數載
百務具舉將從事於志又以超擢去壬戌秋邑侯張
公以英銳之姿治彈丸之地下車數月諸務固已游
刃有餘矣更思章教宜民立久安長治之規纂約書
以醒愚蒙優鄉約以宏風化清積弊以甦羣黎立儒
戶以培士類所謂兵戎旣靖禮教式新此其時也適
奉 上憲檄脩縣志公毅然起而任之致邑之紳士
共襄厥事務廣搜羅前所畧者今較詳昔所遺者今
議補考之往牒紀載叅之故老傳聞其罔所証據者

不得溷入簡編以貽訾議惟期有美必彰無微不錄以備螭史之採詩曰君子萬年福履綏之卽以此爲聖天子卜年卜世云爾

康熙癸亥舊志跋

弋陽訓導胡世琦邑人

國有史郡邑有志志與史同乎源流具紀細大悉錄使考治者一披閱而知輿圖之廣狹土田之沃瘠賦役之繁簡人才之盛衰猶國史之綱舉目張此其所以同也然亦有不盡同者史備載善惡以示法戒志則有善無惡有褒無貶蓋史以明一王之法昭萬世之公志則父母之邦惡宜隱而善宜揚此其所以異

萬年縣志

卷首

舊序

九

也余邑建自先明正德初迨十五年庚辰邑侯白公繡始脩縣志幣致樂平教諭葉君如樂典其事而邑乘始著所紀甚畧歷久益殘萬歷間蔡公毅中嘗脩之其書散軼不傳至

國朝康熙壬子冬部檄各省脩通志余與邑紳江九達廩生曹允諧奉邑侯王公萬鑑徵赴志局時距正德庚辰百五十三年矣歲時旣久文獻無徵以故事多缺畧且甲寅之變梨棗悉爲寇燬癸亥春邑侯張公涖任脩廢起敝百務具興因於政教旣飭之餘慨思重輯以光邑治不以琦爲謏劣辱委命焉竊思余

邑建最後且疆宇僻隘土田物產之類固益之無可益者惟人物藝文之屬有待於搜補因與江君等矢公矢慎廣詢博訪逾月告成苟有當於是非之公雖一隅記載可資史氏所採安見志之有異於史哉

雍正乙巳舊志序

邑令劉鎬中都人

嘗觀孔子作春秋歲首必書四時之首必書他如甲戌乙丑皆兢兢載之簡冊編年紀月比事屬詞何其詳也後世史家變爲紀傳亦欲網羅百氏舉凡制度典章人物行跡彙而輯之成一家言而或失則漏或失則舛不核不完徒使嗜古之士訾其簡畧糾其紕繆此非盡載筆者之過亦由世遠事湮末由考証故也郡縣之志亦如史然多歷年所文獻無徵欲索之茫茫墜緒之餘其不同于拾瀋者與有幾余自辛丑握篆萬邑五載于茲荷

聖天子鴻庥時和年豐兆民樂業簿書之暇披閱邑乘每嘆前人之釐訂以貽後人者其功爲不可沒也不圖客秋城遭回祿雖學宮倉庫公廳俱幸無恙而邑志板藏紙肆悉成灰燼余甚悼之歲乙巳捐俸翻刻悉仍舊本自春徂夏用觀厥成此可以告無罪于前人矣因思舊志一修于前明萬歷中再修于